

王法贵 著

陆九渊



王法贵 著

陆九渊



陆 九 渊

王法贵 著

荆门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2年8月荆门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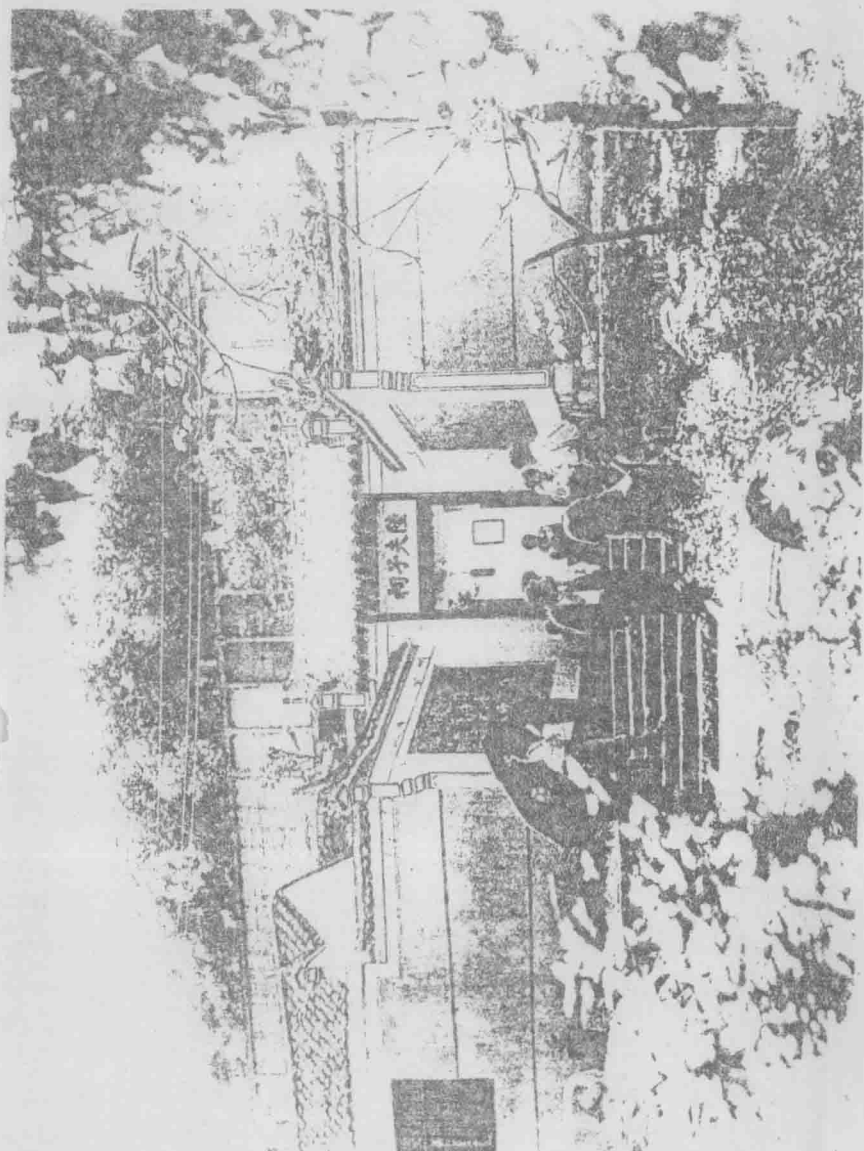
书刊准印证号:[1992]鄂荆门市图内字第19号

准收工本费:4.50元

座落在荆门象山脚下的陆夫子祠

吴明

摄





陆九渊在鹅湖会上

施大畏 绘

目 录

前 言	王源成 (1)
作者絮语	(4)
第一章 陆九渊心学之说	(9)
一 心学概述	(9)
二 陆九渊与心学	(34)
三 心学与禅学之辩	(50)
注释(一)	(79)
第二章 陆九渊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85)
一 陆九渊的教育活动	(85)
二 陆九渊的教育思想	(94)
注释(二)	(143)
第三章 陆九渊与吕祖谦、朱熹	(151)
一 陆九渊与吕祖谦	(144)
二 陆九渊与朱熹	(188)
注释(三)	(225)
后 记	(233)

前 言

王 源 成

公元1993年1月18日，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逝世八百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王法贵同志的陆学专著《陆九渊》能与广大的读者见面，这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党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

众所周知，我国南宋时期，出了两位大哲学家、大教育家，一个是朱熹，一个是陆九渊。他们自幼醉心于抽象思辨，穷究宇宙天理，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国哲学史和教育史上有着同样的影响，享有同等的地位，因此，无论是在他们生前，还是在他们死后，人们一般都以朱陆并称，且同样研究者甚众。遗憾的是，到了后来，不知是从什么具体时间开始，也不知是出自什么具体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重朱轻陆的现象，有些专门介绍中国古代哲学史或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有些专门介绍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或中国古代教育家的著作，对朱熹长篇大论，不惜笔墨，而对陆九渊则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我认为这是极不公道的。

陆九渊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肯定王安石变法，主张减轻租税，缓和社会矛盾。他一生做过数任官吏，尤其是在其晚年奉命治理荆门，力图改变荆门面貌，为荆门办了一些实事，直至耗尽他最后的一点元气，死后一直为荆门人民所怀

念。

读了这本陆学专著，人们一定会深层次地理解陆九渊其人其学，也一定会准确地评价作者的学术功底及其良苦用心，余不赘。

该书在付梓之前，曾得到过有关专家学者的首肯，受到了江西和荆门两地有关人士的好评，因此，我很放心也很乐意地向广大读者特别是江西和荆门两地的读者推荐这本书。

一九九二年八月于湖北象山

作者絮语

荆门，是一座拥有三千余年悠久历史的城池，是一方闪耀着神奇和智慧之光的热土。在既往的历史长河中，在荆门人民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昔日舞台上，曾有几多大大小小的客官，怀着这样或那样的心志，远道而来，充当了一定的角色，作出了各姿各色的表演。这些客官，尤其是一些郡守、州官、县令，其表演究竟如何，是忠是奸，是清是贪，或善或恶，或智或愚，荆门人民心中自有一面明镜。八百年前的一位江西老表——陆九渊，出任荆门知军虽然不过只有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然而他的赫赫大名却至今还在荆门如雷贯耳，以至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想，这其中必定是大有一番文章可做。

陆九渊何许人也，他究竟在历史上作出过什么感天动地的业绩，这对于我来说，过去虽然通过一些零星史料有所知之，但知之于的程度却显得

有些可怜。出于对陆夫子的好奇、崇敬和仰慕，更出于对古城荆门的热爱，我对陆学的确有一种特殊的癖好和偏爱，以至于逢人便说陆。我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荆门市市民，特别是作为一位哲学工作者，对于陆九渊，如果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或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的确是一大憾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耻辱。

虽然我对陆学颇为爱好，但我并非陆学专家。我之所以要不自量力地、玩命般的弄出这本《陆九渊》，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为了一鸣惊人或贪图稿酬，而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考虑：我们不能数典忘祖！

荆门，是一座在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跃然而崛起的新型城市，同时也是一座曾经浸染过陆九渊心血与汗水的历史文化名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来看，无论是从荆门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的角度着眼，还是从荆门地方文化建设发展的角度着眼，或者从二者辩证关系的角度着眼，研究陆九渊都应当被视为当今荆门一个不可忽略的工程。我曾有幸赴黄山开会，和一班文人雅士在屯溪市作过数日逗留，结果留下了深刻

而良好的印象。屯溪，古称徽州，许多历史文化名人曾客死该地，当今屯溪市政府十分重视对这些人投入研究，别的不说，仅清朝思想家戴震，就建有专馆，编有专集，以为黄山自然文化之补充——人文文化，供天下游客鉴赏。咱们荆门，要进一步提高本市的知名度，要有服务于当今方兴未艾的经济建设的拳头文化产品，是不是也可以也应该借鉴一下屯溪市的经验，在陆九渊的研究问题上下点功夫呢？老实讲，陆九渊的名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远在戴氏之上。他作为我国心学之祖，作为一代理学大师，作为一位大教育家，在我国历史上与朱熹齐名，史家向以朱陆并称。他作为一任荆门知军，虽为期不长，且体弱多病，却在其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其政绩，不仅受到过当朝丞相周必大的赏识，而且被载入《荆门直隶州志》，列入我国《宋史》。说到这里，特别还值得一提的是，陆氏虽向来主张不立文字，而他在荆门军却著述颇丰，且被收入《陆九渊集》，录入《宋元学案》，仅此，足以说明陆氏在荆门之重要，陆氏与荆门有着不解之缘。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陆九渊在荆门虽早已作古，然而他的确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可观的文化遗产。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笔遗产加以批判的总结，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使其能为当今现实服务，这是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尤其是我们这一代荆门儿女的共同责任和义务。遗憾的是，目前关于陆学的研究，不仅在荆门，而且在我国整个大陆，都显得有些不景气，以至于笔者在写作这本《陆九渊》时，竟找不到一本象样的可供参考的陆学专著。与之相反，现在许多东西方发达国家，更有我国的港、澳、台等区域，都在用很大的精力研究陆九渊。这种反差现象，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由于陆学十分的与众不同，因而关于它的研究自古到今都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如果仅从仰视的角度去看，它的确是那样的玄奥神奇，那样的富于迷惑性，那样的令人难得要领。在陆氏生前和死后，不知有多少有识之士为之探索，为之发微，企求弄清其“庐山真面目”，然而，真正得其真味者能有几人欤？如果我们从俯视的角

度去进行鸟瞰，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它进行概括和总结，就不难发现，它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当时南宋社会历史的现实反映。本书自然是力图采取后一视角，但，客观上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鄙人实在不敢妄论，恭请广大读者予以评说。

今年腊月十四日，是陆夫子逝世于荆门八百周年的忌日，在这个冰冷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余不揣简陋，斗胆地抛出《陆九渊》这一旨在引玉之砖，且奉上这样一段絮语，就算作是对夫子的一点祭奠罢！

王 法 贵

壬申夏月于青山书斋

第一章 陆九渊心学之说

一 心学概述

(一)心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南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偏安于江左的赵家王朝内外交困,危机四伏。面对这种形势,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依旧躲在小楼,醉生梦死,对社会危机麻木不仁;而其中少数人在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之际,却深感忧虑,并力图扶大厦之将倾。这些忧虑者们,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筹划对策,另一方面注重于研制出一种既能强化南宋统治的伦理纲常,又能为其合理性作理论论证的思想武器,即使伦理哲理化,用以统一地主阶级的思想,适应于南宋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同时用以禁锢人民的思想,以免他们继续“犯上作乱”。这正如列宁所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1)

南宋统治阶级急切需要有牧师的职能,但是,历史和当时的现实已经告诉他们,自隋唐以至于宋,儒、释、道三教并用已经不能维系人心了,因而必须寻觅新的有效的思想统治的形式。南宋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经过一段时期的

寻找、尝试和总结，终于推出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朱熹的所谓“理学”，实质上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道思想的一套完整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过，它较之佛、道思想，更能直接为封建统治作论证，比之儒家粗糙的“天命论”，又显得是一种精致、圆滑、思辩的理论。这个“理学”的研制工程，由周敦颐开其端，二程（程颢、程颐）奠其基，最后由朱熹集其成。朱熹享年较长，弟子众多，长期从事讲学、著述活动，倾心于“理学”研制。他曾注释过北宋时期重要理学家的著作，编著过《伊洛渊源录》，写过大量著作，进行了长期的学术活动。他对“理学”的研制，主要是从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了封建制度的神圣性、永恒性和完美性，论证了对人民加强思想统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培养“良民”的修养方法，是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的。对此，《宋史》作过较高的评价：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文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而上接孟氏者欤。（2）

尽管如此，但是，在南宋初期和中期，朱熹的“理学”并没有受到赵家王朝的尊崇。宋室南渡之初，朝廷曾褒奖程颐，而此后数十年，特别是在韩侂胄当政时期，廷臣屡次

上书，请禁程颐之学，请禁道学，程朱之学一度被目为“伪学”，有人甚至认为朱熹权侔人主，并因此而导致了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赵宋王朝内部的派系斗争纷繁复杂，一时难以调和；另一方面是由于程朱理学本身存在着无法堵塞的漏洞，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对它尚不完全满意。如宋孝宗和有些人指责它不达时变，言行相违，以游言浮词相高，无实用，认为程朱理学流行将使士风日弊，人才日偷。此外，与朱熹并时的陈亮和叶适，以鲜明的事功派的观点批判理学，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进步的，对程朱之学作了有力的破弃，在斗争中起到了不可抵估的作用，对后世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南宋时期关于理学崇黜的斗争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于社稷的偏安，国土的沦丧，人心的混乱，伦常的破损和道德的败坏，正感到难以收拾，无可奈何，迫切需要谋求一种比程朱理学更新、更有效的思想武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南宋中期的陆九渊，从理学的营垒中挺身而出，另辟蹊径，开创了我国哲学史上引人注目的心学，并与朱熹的理学竭力争宠，以至于互相水火，导致了我国理学史上的一大公案。

（二）心学的基本内容

陆九渊的心学学说究竟是个什么内容？

王守仁在《象山文集序》（庚辰，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中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